

回不去的城市，留不住的乡村

——浅析《叶尔特舍夫一家》乡村异乡人悲惨命运

杨开菊

(安徽师范大学)

[摘要]《叶尔特舍夫一家》是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代表作家罗曼·先钦的代表作品。这是作家一本关于乡村题材的小说。本文将简单介绍作者、俄罗斯乡村小说发展概况以及具体分析小说中主人公一家遭遇变故后生活上的困境、精神上的困惑。

[关键词]罗曼·先钦；《叶尔特舍夫一家》；乡村小说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8.234

一、罗曼·先钦

罗曼·先钦(Роман Сенчин)小说家，评论家，乐队主唱。1971年出生于苏联图瓦共和国的首府克孜勒。父母是职员。中学毕业后先钦在列宁格勒的一所建筑学校学习，后来在卡累利阿服役。1993年，由于图瓦爆发的民族冲突，先钦一家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作者父母在那里经营农场。先钦从事过剧院舞台的安装工、看门人、装卸工。1996年，先钦在莫斯科的文学院学习。2001年，文学院毕业后，作者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小说进修班的学习。作者陆续发表了《雅典之夜》(2001)、《减号》(2002)、《鹿皮》(2003)、《在黑色的楼梯上》(2009)、《脚下冰》(2010)、《信息》(2011)、《巴黎的雨》(2018)等作品。

先钦是当今俄罗斯文坛“三十岁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文学评论家们认为先钦延续了契诃夫和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传统，称他为“新现实主义作家”^[1]。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亚历山大·列克姆丘克甚至用“先钦现象”来概括其对21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意义^[2]。2009年，《叶尔特舍夫一家》获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提名，2011年，先钦凭借该部小说荣获高尔基文学奖。

二、俄罗斯乡村小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工业化革命就提上日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22-1955)的完成，国家工业高速发展，而畜牧业和谷物业则处于衰退状态。而俄罗斯“农村散文”正发轫于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中期才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形成。五六十年代的乡村流派作家致力于揭示农村生活困难的真相、批判集体农庄的官僚习气并高呼以人道原则对待农民。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乡村作家试图展示农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繁重的劳动、多舛的命运、对待生活清醒的认识、对痛苦根源的探查以及俄罗斯村庄和斯拉夫名族传统的再生。俄罗斯乡土文学最辉煌的时期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乡村在俄罗斯的逐渐消失，乡土文学也进入了凄凉的晚景。^[3]但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诺索夫等作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还在创作。时至今日像先钦、安德烈·安季平等作家还在继续创作。乡村题材的小说至今未从俄罗斯文学大舞台上谢幕。

三、《叶尔特舍夫一家》

《叶尔特舍夫一家》是先钦一部关于乡村题材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衰败的历程。尼古拉·叶尔特舍夫在小城的醒酒所工作，因为工作失职被解雇并判了四年缓刑。妻

子瓦莲京娜因为丈夫的“刑事案”无法承受别人的目光，从图书馆提前离职，和丈夫一起带着无所事事的大儿子阿尔乔姆去投奔乡下姨妈。最终，这一家族在乡村走向毁灭的故事。

小说中像叶尔特舍夫一家从城市搬往农村的家庭不在少数。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农村人口增长。出现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因为当时俄罗斯的移民政策，讲俄语的其他国家的难民被吸引到了俄罗斯，甚至是俄罗斯农村地区；二是因为一些城市型城镇人口稀少，居民开始搬回农村。^[4]小说中叶尔特舍夫一家因为本地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搬到穆拉诺沃村，学校管理员一家是因为图瓦爆发的民族危机而迁至此地，哈林一家是布拉茨克搬过来的。这些后来搬到农村的异乡人在农村生活时不仅面对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经济不景气、法律监管不到位、人情道德淡漠，还有生存环境、谋生手段等的变化，以及精神层面身份认同的困惑。

(一) 居住环境

来到农村后，一家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即使到最后，他们也没能适应村里的环境。从城里两居室套房搬进拥挤又漏风的农舍。“不断地碰到麻烦——在楼房里几乎察觉不到的事情到了这里就会演变成严重甚至无法解决的难题……”^[5]没有了水龙头，接满一桶水要花七分钟，然后在拎回家中洗漱、洗碗碟。洗澡和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寒潮来临的时候，冷风甚至能刮到暖气烧得很足的房子里，积雪压弯了屋顶上的木梁。

(二) 谋生

一家人仅靠夫妇二人的退休金是无法生活的。瓦莲京娜回到村里安顿下来后，瓦莲京娜前往村办希望谋得一份新工作，却被村长告知“我这里得本地人没有工作。男人也一样，所有人都一样。饲养员、机械工、挤奶员、拖拉机手，所有人都一样……去年农场还在，现在已经没了，什么都没有。”^[5]有人靠养老金生活，有的靠拿疾病补贴、儿童补贴、壮劳力缺损补贴，还有的靠那些去城里和区里工作得亲戚帮忙……再接着瓦莲京娜又去了村子里学校，又被告知没有适合她的空缺的职位。原本少得可怜的工作岗位使得竞争格外激烈。起初有推销员上门建议他们售卖酒精，瓦莲京娜因为自己和丈夫曾经的职业坚决地抗拒。尼古拉夫妇二人也曾去城里卖蓝莓果赚钱。为了盖上新房、为了生活，尼古拉和瓦莲京娜还是开始决定售卖酒精。“咱们试试吧。确实，好歹得过去啊。”^[5]

（三）道德与法制

当时社会大背景下，90年代初期，普通犯罪迅速增加。根据1992年《莫斯科金融和统计》犯罪和犯罪）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期间，犯罪率平均每年增长21%，而且稳步增长。^[6]小说里穆拉诺沃村杀人案、盗窃案不断地发生。村民们的道德法制观念淡漠。犯罪和死亡让大家习以为常。“反正有的把我甩了，有的坐牢了，有的被杀了。我们这里经常有人被杀。”^{[5]88}尼古拉不堪年老的姨妈事事干扰，将姨妈在一间废弃的小屋里谋杀，一怒之下打死只收钱不交货的哈林，连大儿子阿尔乔姆也是因为喝醉酒失手被他推到炉子角上撞死。小儿子杰尼斯出狱刚回村里就被人用钢钉戳死。等到尼古拉再用法律武器惩罚犯罪人时，却被告知“不过，您要知道，我们可能也会涉及死在地窖的那个老太婆。是您的姨妈，对吧？还有哈林，还有您的儿子。这些人死得都很蹊跷，都被当成了不幸事故……如果我们开始深挖，有可能会牵出很多事情来。您愿意这样吗？”^{[5]264}当局为了粉饰太平，对这些犯罪案件置若罔闻，犯罪者们平安无事。待到想要获得法律的保护时，法律的逃脱者们早已不在法律的保护网内。

（四）身份认同

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就连乡村散文代表作家舒克申也曾茫然：“我在近40岁的时候意识到，我不是彻底的城里人，也不再是乡下人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堪的处境。”^[7]

小说中，那些回了村的城市人，这一双重身份，注定了他们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抛不下“城市人”旧身份，又接受不了“农村人”这一新身份。面对村里的其他人，尼古拉总摆脱不了自己曾经警察身份的光环，瓦莲京娜也因为自己曾经是图书馆员而骄傲。叶尔特舍夫夫妇觉得去集市上卖越橘丢人。卖完货物的瓦莲京娜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不洁而禁忌的环境当中，无力自拔，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归根结底，瓦莲京娜产生这一心理的原因源于自己从购买的城市人转变为叫卖的农村人。阿尔乔姆也一直在叫嚷着要回到城里：“你们都忍受不了，更别说我了。我生在城里，一辈子都住在那儿，凭什么我现在要在这里？”^{[5]225}

穆拉诺沃村的本地人，把像叶尔特舍夫一家这样从外地迁来的称作“外面来的”。本地人和“外面来的”始终存在着一层隔阂，谁也无法真正地融入彼此。

（五）挣扎与反抗

面对各种糟糕情况，叶尔特舍夫一家也曾采取行动。为了避免城里生活的尴尬境地，叶尔特舍夫一家从城市搬到农村。阿尔乔姆努力的融入当地年轻人的生活圈，和他们打成一片。面对姨妈家糟糕的居住环境，尼古拉开始修院子、建新房。即使瓦莲京娜没有找到工作也努力采摘越橘去市场售卖。等待狱中的小儿子杰尼斯回家是他们生活的盼头和支撑。

有的时候，人的努力和希望往往背道而驰。最后，大家都选择了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安德烈·安季平这样解释过俄罗斯人酗酒：“没有人强迫他们喝酒，只是俄罗斯人的思想传统比较守旧。苏联解体后，没有人再需要他们的工作，他

们成为“无处安放的人”，此外，面对巨大的政治变化，可能莫斯科、彼得堡等中心地区的人们适应新政治方针和政治形态的速度要快一些，但是对于普通乡下人来说，真的难以很快适应，这并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消极，只能借酒浇愁，而是因为他们属于“典型的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心理、气质、传统都是俄罗斯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良心的人，他们的良心不允许他们抛弃俄罗斯的传统和民族性。他们表现出的痛苦和自暴自弃正是内心纯洁品质的反映。”^[8]作者塑造的逐渐开始酗酒的叶尔特舍夫夫妇、酗酒而死的尤尔卡、络绎不绝购买酒精的村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酗酒和绝望背后所隐藏的俄罗斯人性，以及找到与酗酒斗争的方法，避免这种悲剧。

阿尔乔姆前往城市，又一次逃回农村。姨妈的离世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尼古拉的房子到死也没有建成。瓦莲京娜还是决定售卖酒精。杰尼斯刚出狱就在村里遇害。两口子再也没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尼古拉不久就离世了，只有身患糖尿病的瓦莲京娜一个人孤独等待死亡。小孙子——叶尔特舍夫家族的最后一个后代也改成他姓。从此，叶尔特舍夫一家将只存在在历史的印迹中。

结语

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述，我们没有跟随一个典型的农民视角进入当时俄罗斯农村，而是迫不得已返回农村的城市人视角。先钦的《叶尔特舍夫一家》丰富了俄罗斯乡村小说的创作主题。先钦为一代人书写，为一代处于历史洪流裹挟中的人们书写。悲哀总是裹挟着希望，生活在历史的洪流中继续向前。故事结尾，瓦莲京娜一个人继续生活在村里，她不再用乘公共汽车去城里买药了，孤寡病人可以申请送药上门。村里工作的机会也多了一些，生活在慢慢好起来，村庄里即使依旧死气沉沉，但还奇迹般地存在着。也许叶尔特舍夫一家已经成为历史，但俄罗斯的村庄不会成为历史。先钦不仅对时代背景下的俄罗斯“农民”充满同情，同时也对俄罗斯村庄投以美好希望和祝愿。

参考文献

- [1] <https://24smi.org/celebrity/116383-roman-senchin.html>
- [2] Сенчин Р., Зона затопления: <http://bookz.ru/authors/roman-sen4in/zona-zat-350/1-zona-zat-350.html>.
- [3] 陈新宇：《俄罗斯当代乡土小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4]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кризисе 1990-х годов》
- [5] 罗曼·先钦：《叶尔特舍夫一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6] <https://mka1.ru/publication-blog/doklad-rost-prestupnosti-v-90-e-gody-i-novoe-zakonodatelstvo>
- [7] 刘文飞：《二十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 [8] 牧阿珍：来自西伯利亚乡土的苦涩诗意——安德烈·安季平专访，世界文学，2018